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五年七月初十日出版
(第三十一期)

紹興醫藥月報

總發行所

紹興城內
石門檻

紹興醫藥月報社

◀ 第七號

▶ 第三卷 ▶

中華民國十五年夏正七月初十日出版

紹興醫藥月報第三卷第七號(即第三十一期)

本報社職員

【社長】謝杏田

【總編輯】杜同甲

【副編輯】何廉臣

【分編輯】胡瀛嶠 周越銘

楊質安 胡寶書 傅伯揚

王邈達 單遠鄉 姚佩畚

汪竹安 楊厚栽 錢少楠

徐仙槎 王鐵如 高芷沅

蔣彬臣 何幼廉 何筱廉

潘文藻 田康濟 汪詠裳

胡思範 李養和

編輯所

浙江紹興城內宣化坊
紹興醫藥月報社

總發行所

浙江紹興城內石門檻
紹興醫藥月報社

分發行所

浙江紹興城內大街
天芝堂藥號

印刷所

浙江紹興城內小教場
紹興印刷局

名譽贊成員

盛賜仲君

姜證禪君

薛軼塵君

徐叔蓀君

王叔梅君

王子裕君

俞少村君

胡雨湘君

姚曉澄君

姚偉澄君

朱閩仙君

平宜生君

胡思疚君

胡隱燦君

謝杏田君

陶仲安君

蕭叔明君

張榮堂君

陳子英君

朱鞠堂君

朱仲華君

章天覺君

名譽編輯員

章太炎君

史介生君

楊如侯君

張壽甫君

楊孕靈君

張壽頤君

胡天宗君

王肖舫君

楊燧熙君

裘士東君

惲鐵樵君

傅頤園君

時逸人君

張汝偉君

徐經才君

姚佩畚君

高思潛君

張破浪君

華照葵君

沈仲圭君

名譽社員表

震元堂孫炳遜君

天寶堂蔣宗濂君

上壽堂梁國賢君

天芝堂沈企周君

利生堂林子膺君

光裕堂張丙暘君

老三瑞羅懷邦君

天益堂潘文濤君

天祿堂林炳水君

至大號葉鴻章君

仁德堂陳寶仁君

丁裕昌丁星階君

民國十五年本報第三卷第七期目次

論文 勸中醫審霍亂之治 章太炎 辨論現今霍亂之療法 王一仁 章

太炎 再答辨章氏論文 王一仁 論今年虎疫源流與治療方法

西醫張紹修 時疫應用丸散之寒熱鑑別法 曹炳章撰 論時疫之

預防法 曹炳章 論時疫之看護法 曹炳章 治療霍亂之新經驗

俞鳳賓

學說 溫病條辨辨序 海虞張蘊石 錢氏小兒藥證直訣義疏 蘭溪張壽

頤

雜錄 述時疫之經過與救濟 胡福先 急救時疫醫院第六週報告 進選

生對於乾霍亂之治法

事件 覆警察局公函 紹興醫藥分會

藥物講義

此書即衷中參西錄第四集。鹽山老名醫張壽甫先生著。於中西藥物。皆備其要。而於中藥。尤能獨闢新義。發千古所未發。於生平得心應手之處。盡情披露無遺。宜山西醫學雜誌。稱爲藥書中第一可法之書也。實價大洋七角五分。郵費在內。

本報特別介紹

新纂兒科診斷學廣告

上海大東書局

治病之難。難在識症。識症之難。難在診斷。小兒骨氣未成。形聲未正。悲啼喜笑。變態無常。尤爲醫學中之最難者。古越老名醫何廉臣先生。爲醫學世家。臨症四十餘年。特將其生平所得。參合中西。著爲本書。凡分八章。三十五節。於兒科診斷之學。闡述至多。可爲後學津梁。

勸中醫審霍亂之治

章太炎

今歲霍亂盛行。時醫丁甘仁亦染疫死。或譏中西醫師。彼此相妬。雖病甚恥求救於異道者。至於就死不悔。是固醫家之癥結。然非所論於霍亂一病也。霍亂甚者。厥利交作。漸至脈脫。在此土則以四逆湯通脈四逆湯救之。在西土則以樟腦鉞鹽水鉞救之。四逆湯二方。並以生附子爲君。強其心臟。以乾薑爲臣。止其吐利。二者相合。脈自得道。樟腦鉞亦強心之術。與此同意。若夫以水淡血。以鹽收拾脈管。則所謂以鉞養脈者也。（以鉞養脈。見周官瘍醫。）二者之治。初不甚殊。至於評其證狀。則西醫稱吐利不腹痛者爲眞霍亂。吐利腹痛者爲似霍亂。按之此土傷寒論。則霍亂篇本來言及腹痛。觀其手足厥逆。蓋少陰傷寒之厲。而吐利腹痛者。別爲太陰傷寒。太陰傷寒。病不甚劇。試以病機言。腹痛者猶有所格拒。不痛者則

如桔槔抽水。莫之能禦矣。以病所言。腹痛者無過腸胃不調之候。不痛者則危及心君。脈脫而斃矣。此則評論證狀。彼此亦不甚殊也。惟得病之因。彼以爲霍亂菌。此以爲清濁出氣。自相干亂。無可和會。要之治療之術。彼亦急於強心。而不暇沾沾殺菌。此上下里之治霍亂者。或以明礬。或以石榴皮。或以銅青。乃皆有殺菌之用。惟大方則異是。是固病因同異。亦可以不論也。中醫遇此。果早用四逆湯。自不待以鹽水注射。若遷延不進。須臾口噤胃反。藥不可下。非鹽水注射。即無以濟之。此正所謂異曲同工者。猶同一中醫。湯藥得所。則不必問鍼艾。不然。則非鍼艾無以療矣。然霍亂之爲病也。其界甚嚴。若但舉形式。則夫飲食過差。小有感冒而致吐利者。或亦濫以霍亂名之。自名醫別錄。千金本草。已重香薷薄荷橘皮厚朴等藥能治霍亂。近代徐靈胎王孟英輩。竟謂霍亂不可以熱藥療。

熱藥入口即死。然試質其病狀。腹果不痛乎。下果如米汁乎。手足果厥冷乎。則未然也。蓋前者所指。即尋常之吐利。後者所見。亦傷暑之類。本非霍亂。而強以霍亂命之者也。名實爽負。朱紫混淆。醫師之不辨真僞者。遂定以二說爲主。若所遇非真霍亂。雖少差誤未爲害。若遇真霍亂。厥逆脈脫之後。雖理中湯輩猶無所濟。而可以表散清導清涼之藥。促其心之絕乎。余恐丁君之死。非在恥任西醫。而在其自習中醫之入於歧途也。方今天災流行。民命危如朝露。苟治之不誤。無論其爲中醫西醫。什必可以救六七。爲中醫者。恥吾術之不若人。固也。然苟觀西醫強心之術。用之多效。退而求之于吾之經方。有與之冥然相契者。且川東夔府湘西辰沅一帶。三伏日卽以生附子豬肉合羹飲之以防霍亂。北方直隸山東之民。常啖生蒜。亦無霍亂病。此皆強心健胃之熱劑也。是固四逆湯法。推之四裔而

皆準。考之民俗而不惑。醫者何故不信經方。而信徐王之歧說耶。四逆湯通脈四逆湯等。載在大論。醫者人人習知。今不必更爲疏錄。但願習中醫者。守之以約。勿以多歧亡羊。則民免夭扎矣。又上二方並用生附子。若以市肆所行淡附片進。則殊無絲毫之效也。又經方雖有定式。劑之大小。亦許臨時視病輕重消息行之。惟諸藥比例。則不可差。以通脈四逆湯論。大附子一個。即今川附子。乾者可重七八錢。乾薑三兩。甘草二兩。以孔繼涵同度記所質。古一兩當今法馬二錢五分有奇。大致可以四分之一約之。則乾薑七錢五分。甘草五錢。分溫再服。則一服得全劑之半。若隨意輕重。比例錯亂。亦不足以著效也。

辯論現今霍亂之療法

王一仁 章太炎

王一仁對章太炎論之商榷云。章太炎氏昨以霍亂症宜四逆湯通脈四逆湯主

治。謂與西醫樟腦針鹽水針相合。然就今年時疫症而論。每由心藏亢熱過甚。反致遏伏清陽。雖見吐瀉肢冷。脈伏。冷汗如漿之症。未可便投四逆等劑。若誤用之。或經西法鹽水針之後。多致煩躁不眠。口渴欲死。舌紅或黃而焦。

神糊內閉而絕。太炎氏學理之談。恐一不慎而貽誤非淺。是不可以不辨也。大抵霍亂一症。寒熱多有。而今年天時亢旱過久。熱症之多。亦必然之勢。在傷寒論霍亂症。寒者四逆湯主之。熱者五苓散主之。原非強歸一例。

猶憶民國十年時。海上曾盛行寒霍亂。西瓜無人敢吃。其時中醫之用四逆湯。西法之用樟腦針鹽水針。皆效如桴鼓。即因比時雨水過多。陰寒直入心藏。故以強烈劑收功也。在每年夏季。必多時疫。然寒熱各半。而於此天時雨旱不同之際。尤宜注意及之。今年時疫之盛。以及施救之難。皆由醫者仍循故轍。以一定之法。而治不同之症。竊期期以爲不可。今歲霍亂症。

就余經驗所及。宜用黃連解毒湯。以黃連爲君。直清心臟之熱。外加碧玉散銀花連翹丹皮山梔等味。佐助清暑。此法與四逆湯。適成相反。而成效甚宏。重者便須雪水紫雪丹等方効。可以恣啖西瓜。與民十霍亂大異。吾願中醫於四逆湯之外。別圖活法。西醫亦勿專恃樟腦鹽水針。其於保全民命之功。當非細故。至章氏謂丁甘仁氏亦染時疫。就余所知。絕非時行霍亂症。良由診務過於忙迫。體虛受暑。卒以不支。丁氏中醫之傑。平昔於社會慈善。尤多熱心云。

章太炎再論霍亂之治法云。余前作一書。勸中醫審霍亂之治。王君一仁來書商榷。適與鄙見相反。王君以爲今年疫症。由心臟亢熱過甚。反致遏伏清陽。雖見肚瀉肢冷脈伏冷汗如漿之症。未可便投四逆湯。此蓋以熱厥視霍亂耳。厥陰與厥利兼作。名曰熱厥。而無冷汗如漿之症。所利亦非如米

汗者。脈滑而厥。可以白虎湯治之。甚者自下之症。又無脈微欲絕之象。其與霍亂分別至易。豈可混耶。又云。今年亢旱過久。熱症之多。乃必然之勢。引傷寒論五苓散語爲證。不知人之受寒。不盡因乎天時。但深夜當風。裸袒露臥。多飲寒漿。雖熱時亦能致寒。而心臟素虛者。遭此則多爲厥利。況人身血行之度。當寒候則血脈緊張而流速。當暑候則血脈弛緩而流遲。脈緩流遲。則心臟自無亢進之勢。所以暑季多見心弱之症。今之亢旱。乃其所以致虛寒也。仲景五苓散方。有發熱頭痛欲飲水形證。觀本篇發端云。「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則知發熱頭痛。在吐下已斷之後。非與吐下同時。故四逆爲急救之方。五苓乃善後之藥。非厥利時便服五苓也。王君謂誤用四逆及經西法鹽水鍼後。多致煩躁口渴舌焦者。此其故何也。霍亂吐下無度。水分將竭。愈後口渴。趨勢自然。於是多飲

水。而又恐水之不消也。故以五苓散化之。近代陳修園輩於四逆湯行後。

或用白虎湯。或用竹葉石膏湯以救津液。此皆善後之術。而於臨時急救無

干。其所以致煩渴舌焦者。則由水分抽盡使然。豈其病之本爲熱證哉。少

陰下利。無有不渴。知少陰下利之爲寒證。則霍亂之非熱證。愈可知矣。

至王君以萸連爲治。而又不任吳茱萸湯。此仍惡其熱耳。要知似霍亂症。

吐利交作。腹中作痛。而無厥逆脈微之狀。則半夏瀉心湯正爲中病。苓連

乾薑。錯雜相濟可也。若眞霍亂症。則斷非其治矣。王君用萸連解毒外加

碧玉散等。果於厥逆脈脫之證用之乎。抑於尋常吐利者用之乎。若紫雪丹

之用。以治濕熱。已多不效。而以移治吐利。此惟傷寒大柴胡證發熱汗出

不解心中痞梗嘔吐而下利者。容可相化。尙有毫厘千里之差。若謂暑時吐

利亦可任此。非王孟英輩極端過激之論。必不然也。吾盡言此。非欲與王

君爭勝。蓋以五十年中。王孟英之歧說。蔓衍於江南。眞霍亂任此。無有不斃。似霍亂得之而偶愈。則自以爲功。而又藉此混淆朱紫。以亂世人之耳目。故不得不爲之辨。如其不信。世亦自有西醫在。不患治療之無具也。

再答辨章氏論文

王一仁

昨見章氏之商榷文。尙堅持以四逆湯。可概治今年之霍亂。討論學理。自無不可。所慮用者不察。貽人性命之憂。特再申論之。霍亂之爲病。上吐下利。肢冷汗出。脉伏或微欲絕。非厥陰厥利之可混也。然寒霍亂之劇者。嘔吐不止。煩躁欲死。有用吳茱萸湯以濟四逆之窮。若後世冷香飲子來復丹。皆治寒霍亂起死回生之妙劑。四逆之治。特傷寒論云云耳。仲景發其端。後人更闡其緒矣。至熱霍亂症。見形類似寒症。正如灰爐有火。灰

不撥而焰不見。當審辨其煩乾飲冷。舌苔中後。或黃或乾膩。便可放手用涼。與寒霍亂之昏沉不渴。即渴亦必熱飲。舌白潤或胖而乾者大異。寒症亦有躁者。其勢最爲危急。熱症見煩躁。甚至露臥。反屬佳徵。不煩躁而靜臥神昏者必死。一則陽亡。一則陽盛也。即如今年霍亂症之多。類中於蓬門甕牖之人。日間操作煩勞。任日光之灼爍。夜則露涼。暑伏於內。而寒乘於外。昧者不察。見其吐瀉肢冷。汗出脈伏。以爲陰寒。重用熱劑以勝之。或用鹽水樟腦等針。感暑熱之輕者。愈者固多。而受暑熱之深重者。適足助其內伏暑焰。乘勢而劇。口渴舌焦。神糊內閉。亦足哀也。人身脉度。固因寒熱而張弛。唯其亢旱過久。脉弛心弱。暑熱乘實其中。此由皮毛不固者之病風寒。脾胃虛弱者之傷食滯。不得謂脈弛心弱者之必不致病亢熱也。最虛之處。便是容邪之處。其理亦復甚明。若不究其致病之源。不

辨其可別之症。概以四逆施治。此迷於古而不達於今耳。章氏謂五苓爲善後之藥。在吐下以斷之後用之。不知五苓原可治瀉。且止水逆。果爲寒霍亂。善後當用理中香砂六君藿香正氣之類。五苓之治熱渴霍亂症。陰寒外束。勢未燎原。尙有可用。若暑熱之象。完全暴露。則余所用之萸連解毒。加碧玉散丹梔銀翹紫雪等藥。急宜進用。至用吳萸。蓋借爲導引。如寒霍亂症四逆白通加豬膽汁。其義相通。章氏謂畏吳茱萸湯之熱。殊擬於不倫。嘗謂中醫治療。每經一代有一代之發明。王孟英輩。亦未嘗非仲景之功臣。視用之者何如耳。醫藥之事。不論古今。不問中外。以愈病爲上。學理固應闡明。陳言尤戒拘執。熱霍亂症。近日多有。章氏有暇。當相約往觀。藉證吾言之不謬也。

論今年虎疫源流與治療方法

西醫張紹修

此次上海流行之時疫爲印度虎烈拉 *Cholera Indica* 故多數在吐物或糞便中

。可檢查得楷買形菌 *Cammabacillus*。若用百補聖培養本菌。加一二滴鹽

酸。呈紅色之反應。本菌對於酸類甚過敏。遇流行時。每日服數滴之稀鹽

酸。使胃中鹽酸略增強。稍得豫防之效果。原因。多飲食不潔之水。一如

沿街之冰水。冰淇淋。酸梅水等。及蒼蠅接觸之物。一切碎之瓜果。無蓋

之肉食。及糖類等。或患者及死者之衣服。被褥。器具。等類。尙未消

毒而使用之。（故有一家死於疫症者。最便之消毒法。患者死者之一切雜

物。如可燒却者燒之。萬一辦不到者。用石灰水（即石灰一斤化水二十斤

浸一日後取出方可使用。）即暴飲暴食或過受涼等。亦足促起本病也。本

病自感染至發病。多數時至一二日。發病時多瀉泄多量稀薄之便。腹鳴。

食慾不振。口渴。倦怠。疲勞。手足厥冷等之前驅下痢 *Præmonitorische*